

天津師大學報出版



李繼之



探討教育的諸規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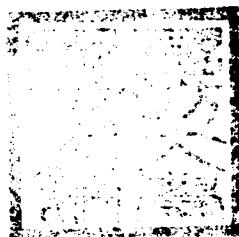
513097



2 033 0926 8

探讨教育的诸规律

李 继 之



天津师范大学科研处

编印

天津师大学报编辑部

1 9 8 7

探讨教育的诸规律

李 继 之

天津师大报编辑部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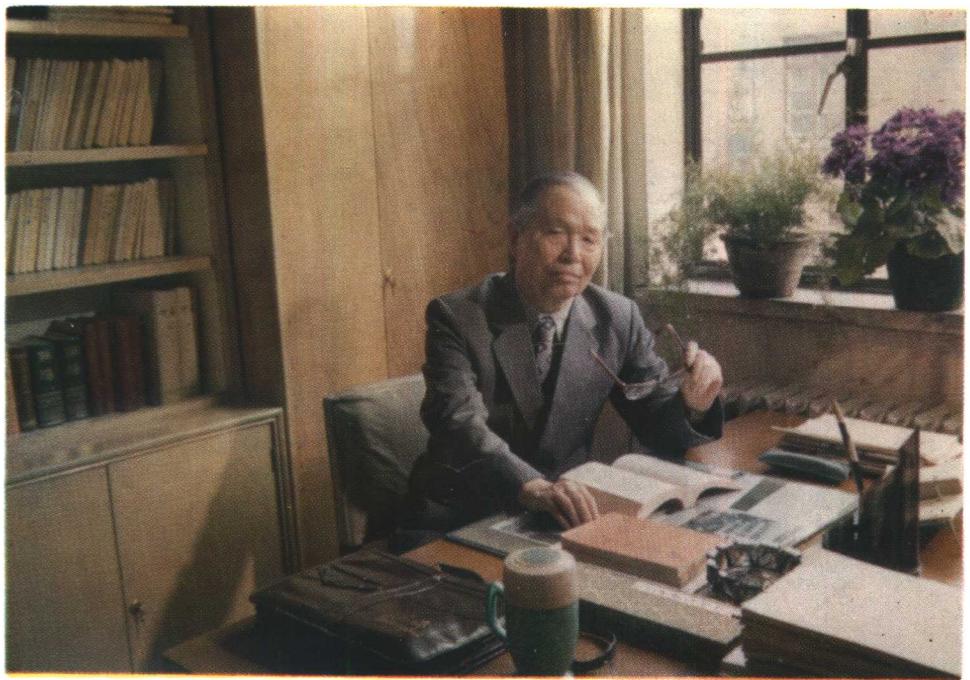
天津市宁河县印刷厂印刷

天津师范大学科研处发售

850×1168毫米1/32 10.75印张 250000字

印数：1—4000

津出字〔87〕第3号 定价：1.50元



作者摄于 1987 年 4 月

自序

我不是一个马列主义理论工作者，阅读的马、恩、列、斯经典著作不多，这方面的知识很有限；但在五十多年工作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不无点滴体会。

我也不是一个教育理论工作者，对教育科学研究不够；我也不是担任哪一门课程的教师，教学经验相当缺乏；但我在小学、中学、中师、高师，以及军事学校、党政教育部门工作四十多年，对教育工作中的种种理论和实际问题大都有所接触，在纵向与横向方面也都有自己的一些粗浅的体验和看法。

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及以前被诬的逆境，也饱尝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重振党风所带来的喜悦。这种喜悦使我获得了新生。以上这些因素汇合在一起，我便兴起了一个念

头，就是把我对教育工作的一些观感和管见写出来，供世人鉴别和评论，因此近几年陆续写了一些文章。现在将我从 1980 年到现在针对种种教育现实问题零星发表过的意见集中起来形成了这个集子。

集中收辑的文稿，都是在工作间隙用零碎时间凑成的。除少数篇目在其他报刊发表外，大都是在《天津师范大学报》上刊出的。在披寻、据选的过程中，虽然全部都重新过目，但为了尊重历史事实，并没有做任何原则性的修改，只在个别辞句和标题上稍稍做了点订正。可以说完全保持了原来的面目。我给裒集起来的这些文字加了个书名叫《探讨教育的诸规律》，因为集子中所涉及的问题，大多是同办学规律有关系的。

由于我的学识有限，才力不及，涉及的方面又比较广泛，所以不妥之处，必然很多，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李 继 之

1986年11月10日

目 录

自 序

试论教育的属性问题	1
再论教育的属性问题	16
为进一步提高我院科学的研究水平而努力 奋斗	21
为把我院教学质量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而 奋斗	32
对中小学教育的几点希望	47
在1982级新生开学典礼大会上的讲话	52
为把我校办成名副其实的师范大学而奋斗 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中高等学校的主要任务	64
纪念马克思，要发展马克思主义	75
略论教育方针	83
联合办学值得提倡	87
	98

师范教育需要改革	1 0 3
师范性和革命性要紧密结合	1 2 6
从实践中探索学校教育的一般规律	1 3 5
教育改革要跟上经济改革的形势	1 8 8
谈谈教育系的改革问题	1 9 4
谈谈学校政治工作	2 0 5
高等学校的“办学模式”也需革新	2 2 1
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精神同样适用于高等教育部门	2 3 1
谈谈教师的聘任制问题	2 4 1
高等师范院校的改革要处理好几种关系	2 4 4
扩充社会功能，改进知识结构	2 5 6
有关高等师范建设的几个问题	2 6 3
加快改革步伐，适应形势要求	2 7 3
有关高校领导班子建设的几个问题	2 8 9
发展师范教育的几个措施意见	2 9 6
随笔二则	3 0 7
从今年高考中想到的问题	3 1 8
有关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的几个问题	3 3 0

试论教育的属性问题

关于教育（这里指的是包括广、狭二义的教育）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做过很全面的阐述。长时期以来，我们一直把教育当做阶级斗争的工具对待，把它看成是单纯的上层建筑。这在以夺取政权为中心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大搏斗时期，原是未可厚非的，尽管这种认识远非完善。但是我国当前的政治形势已同过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作为阶级的地主阶级、富农阶级、资本家阶级已不复存在，党的政治路线也已转变为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在这样的新形势新任务下，如再沿袭过去的旧观念、旧提法，仍将教育视为单纯的阶级斗争的工具，显然就很不适当了。我们应该对教育的本质问题重新进行探讨，树立新的、完整的认识。这是我们按照四化建设的需要改造我国教育制度和教育结构首先必须解决的重大原则问题。

近年来在我国教育战线上，已有不少人对教育的本 质 问 题 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新看法。但是彼此的意见还远远没有取得一致，大家的认识还很分歧。本文的目的是想就有关教育本质问

題的几个主要方面提出一些意见，作为引玉之砖，期望教育界对
此問題展开更深入更广泛的讨论。

教育是一个涉及人类社会生活 各个领域的综合性概念

我认为教育不是仅指一事一物或某一个领域事物的单一概念，而是涉及人类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综合概念。所以作如此的论断，是基于以下的观点和事实：

(一) 先从教育的含义说起。教育是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动物界也有某种教育现象，但都是本能的活动）。教育贯穿于人的从生到死的整个过程。人们常说“活到老，学到老”就表明了这个意思。当代学者提出的“终身教育”的论点更是从理论上肯定了这种事实。那么，教育的目的和任务究竟是什么呢？对这个问题，过去的教育家有多种不同的说法。这里不打算涉及那些不同的说法，只提出个人的一点看法。我认为，教育的总的就是培养人，使人的身心都获得发展，以增强对自然界和对社会进行斗争的能力和适应性；教育的总的的任务则在于用人类已有的经验和知识的结晶武装人的头脑，以便于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并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改造人类自身（当然各个时期教育的具体目的和任务各有不同）。假如这样表述教育的目的和任务是合乎实际情况的话，那就并不难看出：教育这个概念已经远远超出单一事物概念的范围，而表现为含义很广的综合概念了。

(二) 再看看教育的功能。毛泽东同志概括人类的社会实践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部类活动。这三大部类社会实践，包括了社会上所有千行百业的全部实践活动。在这千行百业的实践活动中，各有自己的日益丰富的成败经验和理论体系。这种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体系（包括古今中外的），都必须经由教育这种手段来向当代人推广和向后代人传授。而如果一旦停止了这种推广和传授工作，社会便难以发展，人类也难以繁衍。教育诚然是人类和人类社会发展繁衍的一种不可或缺的纽带（当然教育不是唯一的纽带），可见教育的功能是巨大的，是多方面的，从这里也显示了教育这个概念内容的广阔性和综合性。

(三) 还要分析一下教育的对象。多年以来，教育界有一种习惯，一提到教育的对象往往只局限于儿童和青年，当然这是从狭义的教育即学校教育说的。但即使这样也不全面。因为学校教育的对象也并不仅限于儿童、青年，特别在当代，随着生产和科学的发达，各种成年教育已经迅速地发展起来了，而且越来越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今天我们分析教育的对象，即使就学校教育而言，也必须脱开过去的老框框，不能仅仅局限于儿童、青年，而要扩展到更大的范围。以教育普及程度还比较低的我国而论，现在已经有包括儿童、青年和成年在内的几亿人口正在不同类型和不同级别的学校中接受各种不同的教育。至于在学校教育之外，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在各种社会实践中从事学习和锻炼的人，那就更加不可胜数了。如果我们把广、狭二义的教育统一起来考察，那么，教育的对象确实带有全民的广度。从教育对象的广泛性来看，教育这一概念的广泛性和综合性也是完全肯定的。

(四) 最后还要看一看教育的内容和方法。这里暂不涉及广

义的教育，只从狭义的教育即学校教育中举些例证。我们知道学校教育有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研究院等不同的级别，其中有的又分整日与非整日、脱职与业余、专科性和综合性等不同的类型；而在各级各类学校中，德育、智育、体育、美育、技术教育（技术教育越来越重要，技术化是现代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的内容无所不包；数、理、化、天、地、生、工、农、医、文、史、哲、政、法、商、社、经、教等等科目无所不备；尤其在高等学校，更是专业上百，课程上千，称得起是琳琅满目，丰富多彩。教育教学的方法和手段，根据学生年龄的不同、学校级别的不同、专业和课程的不同也是多种多样、各异其趣。象教育这样复杂的事物，怎能作为单一的概念对待呢？

综上所述，足见教育这个概念确是一个涉及范围极广的综合概念，既然如此，我们处理教育的问题就不能简单从事，更不能粗暴对待。过去有些时期，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确曾出现过对教育问题的处理简单从事和粗暴对待的缺点（当然要肯定过去教育的成绩是巨大的也是主要的）。如解放初期盲目抄袭某一国家的教育经验；中、小学学制的轻率变动；课程的大删大砍；对待教师问题的某些粗暴做法；教育事业发展上的冒进冒退等等，就都是简单化处理教育问题的事例。这些都给我国的教育事业带来了损失。为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在今后继续改革我国教育的体制、制度和结构中，我们应当注意从中吸取教训。

关于教育的阶级性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性是教育的一种重要属

性，或者说是它的重要本质。但这基本上是从学校教育的领域，同时也是针对意识形态方面的情况说的。翻阅一下中国教育的发展史，我们知道，远在中国的奴隶制社会即中华民族第一个阶级社会，就开始出现了学校教育，这是社会的一个大的进步。根据史书记载，夏朝的学校名叫“校”，殷朝叫“庠”，周朝叫“序”。这种学校大都是官办的，入学的人很少。到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出现了私人办学。大家熟知孔子就是早期私人办学的著名代表。由于私人办学的出现，学校教育便逐渐有所发展。但是直到封建社会末期，由于社会生产水平较低，学科的发展较慢，学校教育总的来说是很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科学的进步，学校教育才有较大的发展。在以往的阶级社会中，阶级性在学校教育中有极明显的表现，大体上可以概括为这样几点：（一）到学校受教育的人基本上限于上层社会少数人的子弟，广大人民群众被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群众的政策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二）办学的目的主要是培养统治人民的官吏。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的学校教育主要是围绕科举制度进行的）的教育目标都是如此。只是到资本主义兴起以后才产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

（三）学校教育的内容在孔子时期主要讲“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中最受重视的是礼和乐。礼和乐是维护等级制的重要工具（哪一等级用什么礼、奏什么乐，都有严格规定，不能逾越）。随着封建社会的演变，地主阶级又把孔子那一套教义稍加修改补充成为宣扬三纲五常一类封建主义伦理道德的东西。这些内容都是维护封建剥削制度所必需的。到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中国的学校教育，在封建主义传

统之外又接受了一些帝国主义文化的内容，逐步蜕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式的教育，成为主要是维护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以及帝国主义利益的工具。从我国阶级社会学校教育的这些特点中，我们便很清楚地看出了教育的阶级性质。这就是：学校中宣扬的主要的思想无非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从学校中培养出来的人则主要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谁不承认教育的这种阶级性质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马克思主义还认为，阶级性并不是教育的唯一本质、唯一属性。这是因为：（一）人类社会之划分为互相对立的阶级并不是永恒的现象。在远古的漫长的原始共产社会，因为不存在产生阶级的条件，是没有阶级的；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因为阶级已经消灭，也是没有阶级的。在整个人类发展史上有阶级的社会仅有几千年的历史，它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只不过是短暂的一刹那。在原始共产社会，没有阶级，但是已经有了教育，虽然还没有学校教育（狭义的教育），只有社会教育（广义的教育）。那时的教育当然不会有阶级性。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也没有阶级，但是不论社会教育还是学校教育无疑都将有极大的发展、极大的提高，那时的教育也不存在阶级性。因此，说阶级性是教育的唯一本质、唯一属性，显然说不通，显然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常识。（二）即使是在阶级社会，也不能把阶级性说成是教育的唯一本质、唯一属性。教育还有其他的本质，其他的属性。仍以孔子办的学校为例，我们可以看出，在孔子进行的“六艺”教育中，关于射、御、书、数的内容，就不完全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东西，对其他阶级、阶层的人也是有用的。人类要生存就得结成社会进行生产斗争，就得认识和掌握社会和

自然的规律，就得互相交往（各阶级之间也要互相交往，彼此不能孤立，否则谁都不能存在）。因此射、御、书、数这些生产、生活交往的工具不仅统治阶级需要，被统治阶级也需要。又如孔子的某些教育方法，也不只是适用于他所维护的剥削阶级，也适用于其他阶级。他所首倡的“举一隅而三隅反”的启发式方法和区别不同对象进行“因材施教”的方法，至今也还被我们无产阶级教育家所称道。应该看到，历史上任何统治阶级尽管都是从它本阶级的利益着眼去从事各种实践活动的，其中有些活动是妨碍人类历史前进的，而另一些活动在客观上却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也就是说，它总是或多或少地做过一点有益于人类的事情，否则它就没有存在的理由。而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也是凝聚着历来各个阶级社会实践经验的结晶，不是由哪一个特定的阶级所独创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这样说：在阶级社会，阶级性尽管是教育的一种重要本质，但决不是它的唯一本质；它在阶级性之外，还有非阶级性的一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尊重辩证法，摈弃形而上学，反对绝对化。（三）况且，在阶级社会，除了学校教育以外，更大量的还是社会教育。在那里，不论是生产斗争的经验还是科学实验的经验，主要是通过社会教育的形式，即师傅带徒弟，长辈教晚辈（言传身教），彼此互教互学，以及观察、模仿、在实干中学习和传播的。这是劳动人民在实际斗争中自我教育和互相教育的过程。这里面的阶级烙印无疑是比较淡薄的。

总之，对于教育的阶级性问题，应该实事求是地全面地进行分析判断。事实是什么样就应该按什么样去认识、去说明，切不可武断地用以偏概全的形而上学的态度和方法来对待。林彪、

“四人帮”把形而上学发展到极端。当我国的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早已完成，作为阶级的地主阶级、富农阶级、资本家阶级已经不复存在的情况下，他们还力竭声嘶地叫喊：要在教育领域实行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在这个错误口号的掩盖下，他们炮制出了所谓两个估计，把教师一律看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学校一律视为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统治的地方，完全否定建国以来教育革命的辉煌成就，因而对整个教师队伍实行残酷打击，对学校则实行大砍、大停、大搬迁，给教育事业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灾难。对于林彪、“四人帮”在教育领域所散布和推行的一系列反动观点和倒行逆施，我们必须进行深入地批判，彻底加以清除。只有彻底清除林彪、“四人帮”那种反动的极“左”思潮的流毒，我们教育战线才能够正确地回顾过去，策划现在和瞻望未来。

教育是上层建筑，还是生产力？

过去，人们习惯于把教育视为上层建筑，把它完全划入意识形态领域之内。而今，由于情况的变化，事物的发展，国内外有越来越多的人又把教育只看作是生产力的因素。究竟哪一种说法符合实际？目前还没有统一的看法。我认为对于这个问题亟须有一个统一的符合实际的看法，否则势必影响我国教育事业的调整、改革、整顿和提高，从而妨害四化建设的进程。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实际出发，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系列复杂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并用综合的方法对它做出实事求是的论断。基于这个观点，提出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些不成熟的见解。

(一) 首先我认为教育应该肯定它的上层建筑的性质，也应该把它包括在意识形态领域之内。这是因为教育无论在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下，总要由当时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作指导，而这种指导思想又是由自己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经济基础服务的。经济基础改变了，教育的指导思想也要随之改变。我们知道，由于经济基础的不同，奴隶制度下教育的指导思想同封建制度的不同，封建制度的又同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同，当然资本主义又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不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也要随着生产力其中包括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有所变化，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教育的指导思想也仍将是有变化的；至于它怎样变化，这里不须推断）。这种指导思想之间的差别集中反映在培养什么样的人和用什么样的世界观去培养的问题上。奴隶主阶级是用奴隶主阶级的世界观培养为奴隶制社会服务的人材；地主阶级是用地主阶级的世界观培养为封建制社会服务的人材；资产阶级是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培养为资本主义社会服务的人材；我们无产阶级则是用共产主义世界观培养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服务的人材。这些不同的指导思想是不同时期教育事业的灵魂，是影响并决定教育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制度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确实是上层建筑，确实属于意识形态领域之内。不肯定这一点，便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

(二)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如果从发展的辩证的观点看问题，那么越来越明显，教育决不仅是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事情。仅仅把教育看成是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就是把问题简单化、片面化了。有人提出：科学是生产力，教育作为培养提高劳动者的知识技能的手段，也是必不可少的生产力。这个提法是